



首頁 > 新聞 > 何謂「真正的」物種？臺灣原住民生態命名的隨想

何謂「真正的」物種？臺灣原住民生態命名的隨想

農傳媒 20211030



Facebook



LINE



Twitter



黑色臺灣犬（臺灣土狗）臉部特寫。對有的人來說，「黑狗」才是「真正的狗」喔！（圖片來源／Stanley@Commons 公有領域）

內容提供／左岸文化 撰文／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羅永清

參加山地「服務」隊以來，震驚於原住民文化的豐富及其處境，開始轉念人類學，執迷於另類宇宙本體論或知識論也探索原住民領域與空間的觀念，博士論文討論「土地權」之外也發現許多與土地有所關係的環境智慧。

筆者2013年受行政院環保署委託撰寫《臺灣原住民族環境智慧》一書，寫作期間，發現學界對於原住民族物種命名方式的研究仍不夠充足。原住民對於物種的認識及命名是否類似於科學的分層命名，或者有其他隱而不見的規則，是學界普遍的探索方向。



原住民會將臺灣犬（臺灣土狗）稱為「真正的狗」。圖為1871年攝影家約翰·湯姆生（John Thomson）於臺灣所攝木柵原住民獵人與臺灣犬。（圖片來源／公有領域）

比如說，許多原住民稱之為「真正的」物種，像是苦花魚（臺灣鏟頰魚）、桂竹、黑狗等，何以為「真正」？令人好奇；相對於真正的物種，難道有假的物種嗎？

真正的人與「bale」魚

「bale」一詞，在泛泰雅文化的語境中是「真正的」之意。電影《賽德克·巴萊》意思就是「『真正的人』，就是賽德克人」。賽德克本義就是「人」，以「真正的人」來區別自己與他族，並沒有貶抑他族之意，乃是為了清楚區別自身與他群，才冠以「真正的」為之形容。因此，「真正的人」一詞大概起源於區別「我群」與「他群」的需要，或是因為「他群」出現了，或是表示「我群」是最先最早。

同此，泛泰雅語稱苦花魚為「kole-bale」，意謂這種魚才配稱「真正的魚」。這難道是為了區別他種魚類而創立的分類或命名嗎？

在泰雅人眼裡，苦花魚大概是溪流中數量最多的魚，也是人們特地保護的魚。荒野保護協會資深解說員廖鎮洲記錄到，泰雅族長老會在每年春天，將需要溯溪逆流長成的小苦花魚撈起來，用籬筐將活的小魚辛苦地背到深山，放入溪中，並稱此過程為「種魚」，期待小魚長成時再去捕抓。



為何泰雅人要獨獨青睞苦花魚呢？苦花魚屬於純淡水洄游魚類 (Potamodromous fish)，因為水溫變化、覓食或產卵等原因，會在河流的上下游之間遷移。苦花魚多的地方，就表示其棲居的整條河流是「健全」的，因此原住民也以此來判斷環境是否乾淨、是否為適合遷居的水源之地。

似乎許多原住民族人認為，苦花魚在其棲居之地，通常是最早棲住於該河段的魚類，因而往往成為大宗，且較少出現別的魚種，是以「真正的」也含有「原住者」的含意。這一點在魯凱族作家奧威尼·卡露斯所著《神秘的消失：詩與散文的魯凱》一書中，也有所探討。魯凱人雖然不把苦花稱作「真正的魚」，但他們認為，在高山溪流的中上游以這種魚分布最早也最廣，一如奧威尼在書中所說：

所釣的魚只有一種名稱叫烏氣 (Uchy，高山鮰魚 (1)之意) 的魚，這魚有我少年時一又二分之一的手掌那長又胖。我猜想整條知本溪谷應該只有這種魚。

奧威尼認為這種魚就是適合於該棲地，也是最早入住的原生魚，因此該河段幾乎沒有其他魚種。「真正的」於是也有「獨特」的意涵，或者是相較於其他種類在時序上較早出現的意義。

鄒族人也稱苦花魚為「yosku aulu」，(「ulu」的意思是「真正的」，見《臺灣鄒族語典》)，意謂「真正的

魚」，似乎也見證了先民所見，在溪流中以苦花魚為大宗及先驅的原始景觀（landscape）。



鄒族真正的魚，苦花魚創意料理。（攝影／羅永清）

要推敲這苦花為真魚及先驅的理由，筆者發現鄒族的小米播種祭有些許線索。北鄒人認為，祭祀者必須在祭典前一天捕捉「真正的魚」（也稱鮎魚），祭儀當天由主祭及副祭帶到小米田，食用後將魚骨放在小米田中以竹子削製的魚骨架上，祈禱小米神眷顧小米的成長及豐收。另外，浦忠勇在〈河川公共性的轉化：曾文溪上游治理的人文反思〉文中也提及，在狩獵行前及小米收穫祭

（homeyaya）期間，族人禁止吃魚，煮過魚的鍋子也不能用來煮小米。這禁忌似乎顯示：小米農事或狩獵所即將獲取的林業及農業資源，必須與河川資源有所區隔。

我們發現，鄒族人似乎希望以河川魚類的豐盛來帶動小米田的豐盛，但是河川資源與森林或農業等資源的應用必須有所區隔，以保持平衡。河川、農地以及森林的生態，透過鄒族人的各種祭儀牽連在一起，因此，河川生態的破壞

也會牽動其他生態領域的安危。這似乎是鄒族人的環境整體觀點，也點出鄒族生態上的觀點。

歸納起來，臺灣某些南島民族以「真正的」指稱物種，顯示部落族人對於物種在生態地位上的觀察與認知，成為我們探尋原住民生態觀點與智慧的線索。

「真正的狗」所顯示的馴化論

還有哪些物種，經原住民稱為「真正的」？賽德克族文化研究者郭明正先生指出，原住民的獵犬常常就是指「臺灣土狗」，德克達雅人稱臺灣土狗為「Huling Bale」

（「Huling」是狗的統稱，「Bale」意思為真正的），直譯為「真正的狗」；但他認為「Huling Bale」此較恰當的意義是：「指德克達雅人最初豢養的狗；對德克達雅人最有貢獻的狗或德克達雅人的狗；臺灣原住民的狗（Huling Seediq）。」

此外，郭明正歸納族人耆老的說法，認為優良的獵犬除了飼主後天的培育訓練，一般善於犬獵（Phuling）的長者也發展出挑選與育種獵犬的原則，例如不能讓善獵的公、母狗任意與其他狗雜交，養育上的重點則在於要培養「第一隻」分娩出世的狗仔，因為在族老的經驗裡，第一隻出母胎的狗仔幾乎都是最強健的。族人也喜歡選擇尾巴捲向右邊、或鼻孔較寬大的小狗，因鼻孔寬大嗅覺就靈敏，且續跑耐力十足。

此外，族人還喜歡頭頂較凸、舌葉有黑斑，或比較有「腰身」的狗，因為這些狗適合與獵人一起穿梭於山林之間，從事泰雅族人的放狗式獵法「Qmalup」，這種打獵法被認為是最原始、活動最激烈的狩獵運動，因為完全依賴狗

的追逐能力，狗先追到之後，等獵人趕到現場再將獵物制服。

「真正的」狗為原本屬於自然荒野的動物，經馴化（domestication）或濡化（enculturation）而成了適應人類生活與文化的物種。



日本攝影家幽芳勝山於1900年拍攝的賽夏族人與臺灣犬。（圖片來源／公有領域）

經過以上的探索，所謂「真正的」物種，除了顯示其可能為生態上的先驅，也蘊含了人將動植物馴化為其所用的現象。而在鄒族小米播種祭儀過程中，「真正的」物種（如苦花魚）具有連通其他物種的能力，這似乎也透露出原初生態的視野或景觀，亦即苦花魚與小米是構成原初景觀的物種。

從生態演替的過程而言，一個區域裡的各式物種（包括人在內），在互相接觸的過程中，物種的多樣性隨之變化，而當其他族群進入時，人類產生了區別「我群」與「他群」的意識，就連不同動、植物的發現，人類也以命名的

方式來加以區辨。苦花魚是臺灣健康的河川裡常見的魚種，原住民稱以「真正」，為我們描述了生態的景觀及其看待物種的方式。這些「真正的」命名，恰恰見證了臺灣原住民族對於環境生態的智慧。

(1)民間常把臺灣鏟頰魚稱為高山鮎魚，但相關臺灣漁類書籍都未記載高山鮎魚這個魚種。通常，高山鮎魚指的就是臺灣鏟頰魚、鮎魚，俗稱苦花。高山鮎魚的意思是產在高山的鮎魚，但這樣容易和高身鮎魚搞混，而奧威尼所指為鮎魚還是高身鮎魚尚不得知。



《異溫層迷航記【芭樂人類學2】》

29位人類學家·35篇迷航異溫層的田野筆記

從異文化到異溫層，從看見、感受，理解到學習

編者：趙恩潔，林浩立

出版：左岸文化